

美国妇女文学名著

觉 醒

凯特·肖班 著

吕文斌 译



I712.4
302-2

十 美国妇女文学名著 十 |

063687

觉 醒

凯特·肖班 著 吕文斌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THE AWAKENING

by Kate Chopin

根据 AVON BOOKS 1972年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李向东

封面设计：王亚非

觉 醒

jue xing

[美] 凯特·肖班 著

吕文斌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 12/16 插页2

字数：110,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207-01327-2/I·276

定价：2.90元

主要人物表

- 艾德娜·庞蒂里耶——雷昂斯·庞蒂里耶的妻子。
- 雷昂斯·庞蒂里耶——新奥尔良大商人。
- 罗伯特·赖伯卢恩——艾德娜的情人。
- 阿黛尔·兰蒂纳尔——兰蒂纳尔的妻子，艾德娜的朋友。
- 兰蒂纳尔先生——药店老板。
- 阿尔奇·阿罗宾——浪荡公子。
- 赖伯卢恩太太——罗伯特的母亲。
- 维克多·赖伯卢恩——罗伯特的弟弟。
- 赖思小姐——乐师。
- 塞莱斯丁——艾德娜的女佣人。
- 曼德莱特——医生。
- 拉乌尔——艾德娜的长子。
- 埃蒂爱尼——艾德娜的次子。
- 玛格丽特——艾德娜的姐姐。
- 珍妮特——艾德娜的妹妹。
- 博戴黎——船夫。
- 玛利瑰塔——维克多的女友。

译 本 前 言

《觉醒》是美国十九世纪文学名著，发表于1899年，是一部爱情悲剧。它叙述了一个女人对爱情的觉醒，对自己命运的意识。

《觉醒》中的女主人公艾德娜是一个富商的妻子。她年轻美丽，娴雅动人，质朴自然。她的美“比维纳斯女神还迷人”。她的丈夫庞蒂里耶先生是新奥尔良有名的富商，对她也体贴入微，在别人眼里，是再好也没有的丈夫了。他们还有两个活泼的小男孩。对这样“美满”的家庭，艾德娜怎么还不满意呢？她还追求什么呢？问题就发生在追求的不同。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能使艾德娜心满意足。她所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和独立自主的生活。

艾德娜是一个感情炽热的女性。在情窦初开的青春时期，她对爱曾有过美好的幻想。她曾经偷偷地爱上一个悲剧演员，可是她没有机会同他相识。在当时美国南方，未婚女子是不能随便跟男人接触的，若接触男人，必须有人陪伴，也就是说女子不能自由恋爱。就在地沉浸在单相思的哀愁之中时，庞蒂里耶走进了她的生活。他竭力向她表示忠心，献殷勤。艾德娜年轻，对生活没有经验，误认为“他们有共同思想和趣味”，接受了他的求婚。可是结婚以后，她发现她错

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爱好迥然不同。艾德娜从小喜欢文学，热爱音乐和绘画。她性格内向，为人诚恳，酷爱独立自由。而她丈夫庞蒂里耶却爱财如命，势利庸俗，满脑子生财之道，浑身上下散发着铜臭。他性格古板，精神空虚，除了生意之外，就泡在俱乐部里打牌、赌博。他爱他的妻子，因为她是他的“一桩宝贵的财产”，装潢门面的修饰物，从来 not 把她当成一个需要爱情的女人。在家里，他俨然以家长自居，命令她干这干那，还不时地训她。他给她规定的任务是：管理家务、照料孩子，应酬客人，一句话，就是圈在家里做贤妻良母。可是，对这些，艾德娜根本不感兴趣。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她不是“贤妻良母”，她受不了丈夫的训斥，她讨厌他的客人。她不愿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家务和照料孩子上，她有她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她要从事艺术活动。志趣的不同，性格的差异，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深深的隔阂。他们坐在一起无话可谈。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思想交流。这种性格格格不入的生活，使艾德娜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感。这种压抑感“使她的整个身心充满了一种朦胧的哀愁”，它“就象个影子，象一团迷蒙的雾，掠过了她焦灼的灵魂”。她感到孤独和痛苦，常常在夜里潸然泪下。

就在这时候，她遇见了罗伯特。罗伯特大学刚毕业，在城里一家公司做职员。他年轻漂亮、心地善良、为人热情。他们在哥兰德岛度暑期间，经常在一起，形影不离。他教艾德娜游泳，给她读小说。他们无所不谈，谈起来就没完没了。这段共同的生活和思想交流，使她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彼此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这种感情“象一道闪光逐渐在她的

内心朦胧闪现”，起初她对这种心境“感到迷惑”，有时还伴着“郁闷的痛苦”。可是，对艾德娜来说，她已不是一个少女了，这种唤起的爱情已失去了天真的幻想，相反地却隐含着压抑的痛苦，她已“无权”再恋爱了。可是，一旦这种被压抑多年的情感给唤醒起来，就什么力量也压制不住。新的爱情给她带来了希望和智慧。她那被埋葬多年的自我，开始逐渐苏醒过来。“她开始领悟到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和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她那孤独的灵魂开始有了慰藉。她再也忍受不了那个地狱般的家了，她要冲出那个牢笼，过自己独立的生活。她趁丈夫去纽约的机会，从家里搬了出去，“抛开丈夫的恩惠，摆脱她不愿履行的责任”，靠自己的劳动——绘画，过有“自由和独立感的生活”。于是，她开始勤奋地学习素描，经过努力，她终于获得了成功，开始出售自己的作品，靠自己挣来的钱，过简朴的生活。

艾德娜对罗伯特的爱情是热烈而真挚的，她象一团火一样在她心中燃烧，使她神往，也令她痛苦。她幻想着有一天能同他生活在一起。当她向赖思小姐表露她的隐情时，赖思小姐含沙射影地指出，罗伯特既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艺术家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值不得一个有价值的女人的爱。可是，艾德娜爱罗伯特不是要他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或卓越的才能。她爱罗伯特只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兴趣，他们谈得来。他们心灵交融，感情投合。她爱他的为人，他的仪表和他的风度。其实，艾德娜把罗伯特理想化了，罗伯特并没有真正理解她。这可从他们最后一

次见面时的谈话中看出。罗伯特对艾德娜讲：“我曾想过那些给他们夫人自由的男人，我们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对此，艾德娜说：“庞蒂里耶会给我自由，你真是个傻瓜，浪费你的时间，梦想那些不现实的事情。我现在再也不是庞蒂里耶任意处置的财产了。我决定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在罗伯特看来，艾德娜的自由应由庞蒂里耶给予，而艾德娜则认为她的自由和命运是由她自己决定的，不是由庞蒂里耶给予和决定的，而他根本不会给她什么自由。显然，罗伯特并没有理解艾德娜同庞蒂里耶决裂的内涵。艾德娜要求的不仅仅是摆脱庞蒂里耶的束缚，而是要求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要求女人与男人平等。而罗伯特仍以传统观念看待艾德娜与庞蒂里耶的关系：女人无权主宰自己的命运，女人的自由应由男人赐予。他仍然囿于大男子主义因袭守旧思想，这使他认不清艾德娜争取个性解放斗争的实质和她的决心。所以，当罗伯特发现庞蒂里耶不会给艾德娜自由时，他就放弃了争取实现爱情自由和幸福斗争。罗伯特的怯懦和无为，使艾德娜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罗伯特的身上。一旦这维系她生存的唯一希望破灭了，她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再也没有力量进行斗争了。于是她走向了大海，同冷漠的人生永别了。

艾德娜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她同庞蒂里耶先生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仅是个人性格的矛盾和冲突，而是两种社会势力，两种思想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庞蒂里耶是资产阶级保守势力和传统道德的代表。在他看来，女人根本不能同男人处于同等的地位，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庸。而艾德娜则反其道而行之，要求摆脱不平等的地

位，摆脱家庭的拖累，走向社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这反映了广大妇女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可是，她的追求是不能实现的。在她的对面是一个强大有力的资产阶级社会。当时的法律和宗教道德明文规定，已婚妇女没有自主的权力，她们必须全然依附于丈夫，只要丈夫不同意，女方无权离婚。罗伯特深知他无力同庞蒂里耶抗争，只好当了逃兵。而在艾德娜方面，她本人也有局限性，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把它看成实现个性解放的唯一目的。如果达不到目的，势必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艾德娜争取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斗争，反映了当时美国广大妇女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本书的作者凯特·肖班(1851—1904)是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女作家。她生于圣路易斯一个富商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她念中学时酷爱文学和音乐，写得一手好文章。她年轻时性格内向，喜欢独立思考，追求个性解放，蔑视社会习俗。1870年她与出身于克奥里耳人名门之家的奥斯卡·肖班结婚，随同他迁往新奥尔良。她丈夫1880年突然去世，于是她承担起经营农场的繁重工作。1884年，她回到住在圣路易的娘家，翌年母亲去世，她才开始认真地从事写作。她的第一本小说《咎由自取》发表于1890年，紧接着又发表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贝约的乡亲》(1894)和《阿卡狄亚之夜》(1897)。到1899年《觉醒》问世时，肖班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女作家，先后在国内各类杂志发表100余篇短篇小说、散文和随笔。她的作品多半反映妇女问题，反映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抗争，为

此她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的先驱作家。

《觉醒》一书刚问世时，就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责难，认为它伤风败俗，被列为禁书。作者本人也遭到了迫害，她被驱出当时新奥尔良的文学沙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小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被列为美国妇女文学的经典著作。小说结构紧凑，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练。作者善于人物心理描写，对主人公艾德娜的心理分析细致入微，真切感人，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

吕文斌

1988年5月

门外挂笼中那只羽毛黄绿相间的鸚鵡，喋喋不休地叫着：“滚开！滚开！该死的！这就对了！”

这只鸚鵡除了能讲点西班牙语外，还会讲一种只有门的另一边挂笼中的模仿鸟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只模仿鸟也迎着习习的凉风，尽情啼唱，令人心烦地叫个不停。

庞蒂里耶先生再也不能安然地读他的报纸了。他带着一种不耐烦的神态，叹口气，站了起来，漫步走下门廊，穿过一条又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些通道把赖伯卢恩别墅分散的小房连接起来。刚才，他一直坐在大厅的门外。鸚鵡和模仿鸟是赖伯卢恩太太的财产，它们有权恣意喧闹，而当它们不再讨人喜欢时，庞蒂里耶先生自然也有权不再陪伴它们。

他在自己的别墅门前停下来。这座别墅从主楼那边数过来是第四座，倒数是第二座。他一屁股坐进摆在那里的藤摇椅里，又开始专心读起报纸来了。这天是星期日，报纸是昨天的。星期日的报纸还没有送到哥兰德岛^①。对市场信息，他早已了如指掌了。这会儿，他只不过是漫不经心地读着各种社论和他昨天离开新奥尔良时无暇过目的零星消息。

① 避暑胜地，位于新奥尔良南五十英里，墨西哥湾和凯米纳达海湾之间。

庞蒂里耶先生戴眼镜，四十岁年纪，中等身材，体质羸弱，背有点驼。他的头发是棕色的，整齐地梳向一边，浓密的胡须修剪得整洁利落。

他的目光不时地离开报纸，向四周环顾。主楼那边的喧闹声越来越大。这座公寓的主要建筑被称为“主楼”，以区别于其它小别墅。那唧唧啾啾的鸟叫声仍没有停歇。两个年轻姑娘，法瑞瓦尔家的孪生姐妹，正坐在钢琴边弹奏《赞姆巴》^①中的二重奏。赖伯卢恩太太也在穿梭般地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她每走进房间，总是大声向打扫庭院的佣人们发号施令；每走出房间，就以同样高的嗓门儿向餐厅的佣人们作出各种指示。赖伯卢恩太太长得漂亮标致，生气勃勃。她穿着白衣服，带着套袖。她来回进出时，浆洗过的长裙不时地打起折皱。附近，另一座小别墅门前，一个穿黑衣服的太太正在那儿悠闲地踱来踱去，一边还数着念珠。公寓里的许多人已乘博戴黎的小帆船到切尼瑞·卡来纳达教堂做弥撒去了。一群年轻人在外面橡树底下玩槌球游戏。庞蒂里耶先生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儿——这两个小家伙长得很结实，一个四岁，一个五岁。一个混血保姆心不在焉、神思恍惚地跟着他们跑来跑去。

最后，庞蒂里耶先生点燃一支雪茄，抽了起来，报纸不知不觉地从他手中滑了下去。他的目光盯住了一顶正缓慢地从海边向这里移动的白色阳伞。透过那枯削的橡树枝干，跨过一片长满黄色菊花的原野，那把阳伞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

① 路易斯·海洛德(1791—1833)写的浪漫剧。

海湾遥遥相望，逐渐消融在迷蒙的蓝色天际之中。那把阳伞不停地缓缓向前蠕动。那镶着粉边的遮阳罩下，款款走着两个人，他的太太艾德娜·庞蒂里耶和罗伯特先生。他们走到别墅跟前，在门廊的台阶上各自背靠着一根门廊的柱子、面对面席地坐了下来，面容稍带倦意。

“这么大热的天，又赶着这么个时辰，去海里游泳，简直是胡闹！”庞蒂里耶先生冲着他们大声说道。他是天刚亮时下的海，怪不得今天早晨对他来说，过得那么慢。

“你已经晒得快认不出来了，”他又说道，同时打量着他的夫人，那眼神就象看着自己一份珍贵的财产遭到了损害似的。庞蒂里耶太太抬起她那双结实、匀称的手，把平纹细布衣袖从手腕上卷了起来，以欣赏的目光仔细地端详着。在她瞧着这两只手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戒指，去海滨前她把它交给丈夫了。她一声不响地把手伸给他，他立刻心领神会，把戒指从衣兜里掏出来，托在手掌上。庞蒂里耶太太把戒指滑进了手指，然后抱着双膝，朝对面坐着的罗伯特看了一眼，笑了起来，戒指在她手指上闪闪发光。罗伯特也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怎么回事？”庞蒂里耶先生懒洋洋地朝他们望了过去，向他们打趣道。这真够有点胡闹的了，在海里搞冒险把戏。艾德娜和罗伯特两人都争着向他讲述这件事。可是讲出来的似乎一点儿乐趣也引不起来。他们感到了这一点，庞蒂里耶先生也觉得索然无味。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伸懒腰，然后站起来，说想去克莱恩旅馆打台球。

“咱们一起去吧，赖伯卢恩，”他向罗伯特提议说。可是，

罗伯特十分坦率地承认，他更喜欢留下来，同庞蒂里耶太太聊天。

“那好吧，艾德娜，当他使你感到厌倦时就打发他去干自己的事好了。”庞蒂里耶先生临走时，这样嘱咐他的太太。

“喂，带把伞！”庞蒂里耶太太大声说道，同时把伞递给了他。他接过阳伞，撑开举在头上，走下台阶，离开了。

“回来吃晚饭吗？”庞蒂里耶太太又朝着他喊了一句。他迟疑了片刻，耸了耸肩膀，又摸摸衣兜，里面有一张十元的钞票。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来还是不回来，那要看他在克莱恩旅馆跟谁玩以及比赛的规模了。但是他没有讲出来，不过，庞蒂里耶太太已经明白了。她大声笑了起来，点头向他道别。

两个孩子看到爸爸往外走，都想跟他去。他亲了亲他们，答应回来时给他们带夹心糖和花生。

二

庞蒂里耶太太目光敏锐而明亮。她的双眸子是棕黄色的，和她头发的颜色相近。她具有一种把目光迅速凝聚在某个物体上的本领，然后又能长久地停留在那里，就好象沉浸在冥想和思索的迷宫中一样。

她那比头发略黑的浓密的眉毛，象地平线那样平展，使

她的眼睛显得更加深邃。与其说她漂亮，倒不如说她俊美。她的面容由于直率的表情和一种相互矛盾着的微妙的神态变化而具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她的风度也楚楚动人。

罗伯特卷了一支烟。他说买不起雪茄，所以只抽卷烟。他衣兜里有一支庞蒂里耶先生送给他的雪茄，他省着待晚饭后再吸。

这在他看来是自然而得体的。在肤色上他跟现在同他坐在一起的同伴没有什么两样。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同不刮脸相比使这种相象显得更为明显。在他坦然的面孔上没有一丝忧愁的影子，他双眉紧蹙，目光里流露出夏日慵倦的神色。

庞蒂里耶太太伸手取过放在门廊地板上的棕榈叶扇子，扇了起来。罗伯特的双唇叼着烟，吐着一股股烟雾。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起来：有关周围发生的事，在水中妙趣横生的冒险——谈起来就够使他们心旷神怡的了。他们侃侃而谈，谈着风、树林、到切尼瑞做弥撒的人们，还有在橡树下玩槌球游戏的孩子们，以及法瑞瓦尔家的孪生姐妹和她们演奏的《诗人和农民》一剧的序曲^①。

罗伯特向她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的事。他仍然年轻，阅历不深，对自己还不那么太理解。好象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庞蒂里耶太太对自己却谈得很少。他们谈得很投机，彼此对对方的话都感兴趣。罗伯特讲到他打算今年秋天去墨西哥碰碰运气。他一直想去墨西哥，可总也没去成。同时他谈到他在

① 弗朗兹·万·舒佩(1819—1895)写的小歌剧。

新奥尔良的一家商行里保有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在那儿，由于他通晓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找个职员或文书的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

同以往一样，他正同他的母亲在哥兰德岛度暑假。从前，也就是在记事之前，这坐“主楼”是赖伯卢恩一家消暑的地方。而今在它的两侧已盖起了十多座小别墅，而且总是住满专从奥尔良法国人居住区来的客人，这给赖伯卢恩太太提供了一种轻松而舒适的生活，这在她看来是一种天生的权利。

庞蒂里耶太太向他讲了她父亲在密西西比河的种植园和绿草如茵的古老的肯塔基原野上的家乡，她在那里度过了少女时代。她是一个美国血统的女人，虽有一点法国人混血，但似乎已溶解消失了。她读了住在东部的妹妹的来信，信上说她已订亲，准备结婚了。罗伯特听得入神，很想了解她妹妹的举止风度、她父亲的模样，以及她母亲去世的时间。

在准备换装吃晚餐时，庞蒂里耶太太收起了信。

“我看雷昂斯不会回来了。”她说朝丈夫消失的方向望了一眼。罗伯特也这样想，因为在克莱恩旅馆那儿有不少新奥尔良俱乐部的成员。

庞蒂里耶太太离开罗伯特，走进她的房间时，罗伯特也随即下了台阶，漫不经心地朝玩槌球游戏的人们走去。在晚餐前半个小时，他还可以在那里和两个小庞蒂里耶玩一会儿。这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他。

三

那天晚上，庞蒂里耶先生十一点钟才从克莱恩旅馆回来。他的情绪好极了，兴致勃勃，谈兴很浓。他进屋时惊醒了早已上床且沉入梦乡的太太。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和他的太太说话，向她讲述白天搜集到的奇闻轶事和闲言蜚语。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一大把褶褶巴巴的钞票，里面还掺着不少哗啦哗啦作响的银币。他把这些钱连同钥匙、小刀和手帕胡乱堆在写字台上。庞蒂里耶太太实在太困了，只用喃喃的微弱的声音应答着。

他对太太——他只是为了她才活着——对他关心的事竟然这样冷淡，对他的谈话毫不在意，实在感到太扫兴了。

庞蒂里耶先生虽然非常喜欢他的两个孩子，可早就把答应给他们买夹心糖和花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走进隔壁孩子们睡觉的房间，看看他们是否睡得舒服。“查铺”的结果远非令他满意。他给孩子们翻了翻身，挪动了一下位置。一个孩子蹬了蹬腿，喃喃地说着关于什么一篮子蟹的梦话。

庞蒂里耶先生转身回到太太那里，告诉她拉乌尔正发高烧，需要照顾。然后他点起一支香烟，走了出去，坐在敞开的门旁边抽了起来。

庞蒂里耶太太非常肯定地说，拉乌尔根本没有发烧。他